

程

專

元

刊

寒

雪



藏書

藏書

程氏存

書畫

書畫

藏書

藏書

相

畫

岳珂

著

雲間

陳文東

批點

亦齋有程馬介几間懸表可書余或從措
紳聞聞聞見見歸俸理鉛槧輒記其上編
已則命小史錄臧玄月率三五以為常每
竊自恕以謂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
見矚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事史之

不可已也審矣彼狗時者持諛以售其身
或張本以為隆或溢獻以為誇言則書書
則疑疑公久久而亂真天下誰將質之茲
弗釋官氏之辱乎况戲笑近詭辭章也雅
辨論近縱諷議也約若是而不屑書殆括
囊者夫金匱石室之藏堯夫野人之記名
雖不同而行之者一也於是稍哀積為編
載筆者聞而譏之曰嘻今

朝廷設官盈三館大縣皆沂青等詳覈備
記載以三長合毫閩華猶孫其難而莫之
敢議也彼齊東者何為哉子幸生天下無
事時曹竊粟縣官進不得策名蘭臺以垂
信退不得隱几全其忘言之真此沾沾取
棟牛累於世無其髮益而猶時四顧出啄
木畫滅可笑抵余無以復則指其程曰汝
將多言日股如五達之交年乎汝將嘿嘿

養元如老聃之柱下史人言勿邱汝姑謂
汝將矣擇程嗒然不應予笑曰此真良史
也遂以為序嘉定馬逢淹茂歲圍如既望
珂序

程史目錄

卷第一十二則

張紫微原芝

藝祖禁識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張元昊昊

相臺岳珂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益杆

卷第二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犇麤字說

李順吳曦名議

隆興按鞠

東坡屬對

富翁五賊

太學祭齋碑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黠鬼醞夢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已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應

機心不自覺

館娃浯溪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周夢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葛策問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胥增損文書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慶張寇

陽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驗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讖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衢人妖

快目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楚齊僭冊

優伶詼語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氣

袁孚論事

鸚鵡論

月中人妖

犗牧相衛

解禪偈

玉虛密詞

太歲方位

逆亮辭怪

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寇

鼈渡橋

燕山先見

蠲毒圓

憲聖護醫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王涇庸醫

黑虎王醫師

卷第十八則

永泰挽章

殿中鷗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冷語

山谷范滂傳

紫巖二銘

卷第十一八則

李白竹枝詞

蟻蝶圖

周益公降宮

番禺海獠

王荆公

尊堯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卷第十二十三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呂東萊祭文

猫牛盜

味諫軒

龍見赤書

丹稜巽巖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三 六則

范碑詩跋

晦庵感興詩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冰清古琴
選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開禧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楊良議命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倪自比諸葛亮

程史目錄

程史卷第一十二

相臺岳珂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 垂意 祖烈 詔擇秦

支並建二王邸 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

太官百執事多 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

文曰原芝 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 太廟楹當

仁宗 英宗之室 詔群臣觀瞻奉表 文德殿賀

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

天私我 有宋我 祖宗在天篤不祐于子孫明告

之符於惟欽哉在昔 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爲公
授我 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 聖天子躬
濟 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 大本未立 社
稷 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鄉有燁茲之胡爲乎來天
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
廟產旃曷不于他于 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
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 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
哉小 臣敢告我 聖天子告我 聖天子承天之意
承 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
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

言 聖天子爲萬世利春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
思惟我 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 國萬死奚恤
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 上得之喜即 擢爲南宮
郎於是 內廷始漸有所別迄于建 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
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
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 宋興受命之符尤爲著
明 藝祖即位始 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
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

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 奏因言犯者至
衆不可勝誅 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
舊本自已驗之外皆紊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
與存者並行於是傳者惜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
存者不復驗亦弃弗藏矣 國朝會要 太平興國
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
者悉黜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 中朝而騎省鉉
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 貢騎省寔來及竟例

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
請于 藝祖 玉音曰姑過朝 朕自擇之有頃左

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

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比皆驚中書不敢請

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

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

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驕復者亦

勅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

辯騁詞庸詎不若鉉 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

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土苴歟其後 王師征包

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上諭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燈爝之擬義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為昆弟余嘉定卒未_在故府樓宣獻_鑰嘗出手編辨鸞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銘內史錯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為天關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為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

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木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遜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顏壙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

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
蘇俱解此寃哉隗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
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 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
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
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
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思退相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以煩言罷
洪文安在翰林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
祠去 孝宗朝再相 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

惠適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

惠請外 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 朕

意固卻其章仍徙戶待矣蓋其相 兩朝再罷相乃

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

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 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苑夜
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案第十三方能言珠帽
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 上方御樓絳雲絳鼇簫
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

恆擾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惟次狼狽歸未敢白請
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南陔也曰他子當遂
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
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
家人驚喜迎拜 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
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
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
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幃呼焉中大人悅其
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閭以為宜男之祥
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

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暫留
欽聖鞠視 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
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厭鷲金犀錢果直鉅
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家自號 政和
間有文聲敢為不誣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
遇游傳其事

張元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游塞上覘
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耻於自售放意詩酒
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恭安皆莫之知張無所適

聞夏首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趨執之夏首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為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首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

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祗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在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訃矣紫

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
龍去奎文在萬歲靈彩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
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
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絕乾白玉樓中骨
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餘有
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泮其出於藍者蓋鮮
校官馮椅為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

孝宗哲文倦勤

詔以北宮為重華宮

光

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

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
祥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拆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
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
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
君掩耳起亟以數鍰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
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應
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藝祖初脩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
訕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

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 上覽而怒自取
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
築故城即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
觀美 熙寧乙卯 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牧
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 政和
間蔡京擅 國亟奏廣其規以便 宮室苑囿之奉
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撒而方之如矩墉
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
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
其張皇也 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魯不陽城下

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
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 沉幾
遠睹至是始驗 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
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鱸
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鑒子有奇相故
欲驗予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
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
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

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為汀建劔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予以祕策汝為恨得之晚亟專用之亡何而汝為敗變服為傭渡江至秦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駭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歎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為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寘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此策之良也從之翁贖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撓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書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生書自言道

國虛實不見用廢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
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
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
遂以命題盖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
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為第一不
數年仕至禮部尚書 紹興三十年虜來 賀正旦
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為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
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 國備
大弛而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 上意不深
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

介不在旁忽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
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虜而我粗
有備矣宜生寔先漏師焉歸為介所告真而死宜生
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
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蹤跡有異淮
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
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耶椎埋於先一
折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 國史逸其事
余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為戎帥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市之塗墍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遂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甃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隕墜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甃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即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盃中有甘蔗節它皆已

批即
在切

化有小甃餅如硯滴窾其背為墩基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藝器有銅帶數鑄髹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鐶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甃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聖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既哀而揜之既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甃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為起於

批埋
音也

唐韋陟五朶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
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
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亦有燕
意其殺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墮皆碎裂餘或為親
識間持去盆杆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于家丙辰歲
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杆
復借送官獨盆偶積它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毀要
必有時亦重可嘆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程史卷第一

程史卷第二十四則

相臺岳珂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為吳儲精
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陜為
太宮又南為相府斗拔起數峰為萬八盤嶺下為
鈞天九重之居右為複嶺設周廬衛止焉舊傳
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
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
朝不欲其語之間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

就之識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
識始章 建炎元二之災 六龍南 四朝奠都
帝王之真於是乎 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
山如卓馬立顧 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葱之符
秦檜顛 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
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
檜薨于位嬉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
烜為光祿丞留涖家廟以為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
遂請罷烜併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居 高宗將倦
勤 詔即其所築新宮 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

之養者二十有七年 清蹕躬朝歲時 燁奕 重華

繼御更 慈福 壽慈凡四 侈鴻名宮 至寶皆無所

更稍北連薨為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 莊文魏王

光宗皇帝寔生是間 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

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 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 果坡在館一
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曠微宵窮制作某不敢知獨
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
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

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荅迄不爲變黨伐之
論於是浸聞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李順吳曦名議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
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
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款
于虜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
運安西奉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折順字謂居川
之傍一百八日折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
即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嘻亦異矣

隆興按鞫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鳩躬御鞍馬

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鞫殿中

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

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鞫折旋稍久

馬不勝勤逸入廡間簷甚低觸于楣俠陛驚噓穴色

亟奔湊馬已馳而過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神

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

藝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

助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 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 元祐間東坡寔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竒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睚眦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告 兩朝兄弟邦鄉爲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旣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敘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徃反辭舌不敢復言他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竒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夜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撫髯

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耶既魁癸丑多
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誑誤繫大理 光宗知其
名特 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 廷策指時政之失
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韉入團司同父見之不
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太學祭齋碑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
祭之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
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緇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
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

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佛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
乃有願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戲以弛張觀
之可也余里士柳二聘肄業立禮齋嘗爲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 天聖間皇城使蘇某
者墓後壠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
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
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
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
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 朝有 詔夷

鍾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
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爲所畏者犬厭耳遂烹羣
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爲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
男女瘞其下爲厭勝是爲童子說皆不根誕謾然余
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阪中支阜之下猶十
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
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
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
精者妄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戕人用
牲勞民以夷堙詰應於恍惚固 清朝之所不爲也

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注相襲
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唐
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谷
金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蓋不經之說而余所書
崇寧鑿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
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輅過之題詩壁間曰丞
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
台星三點拆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熱作移中屬國

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復自注其下
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
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
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余嘗過其地二刹正爲
其家不檢子孫所撓主僧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
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
事始稍復振擢前隊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
其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
已矣擗在虜不久即逃歸捷辣實縱之不知何以似
子卿也

黠鬼醞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
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
竊怪之 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
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
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
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勤
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
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
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

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
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黯若有迹振衣
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涖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盃
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于
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
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
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
尼於行也私憂之旣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
甲上曰朱端常聯之者曰唐虞始悟所夢里士怒曰
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
聞其言

望江二翁

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
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
能誦傳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爲僚皆親
聞其言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
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
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
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
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

龍斷取貨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
議園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
方乏炭此可窵以得貨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
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
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
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
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
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
鞚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殺醞相與款洽者
幾月語不及他翁旣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
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實之昨實縲于篚酌酒于竿而
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心版請以此爲翁壽翁
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
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
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
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
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
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
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
密召其子界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

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饗幕庾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敷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蹠竒吊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遊木葉漸脫人

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柰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為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囑余為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弃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

儼享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
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
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
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林白云天竺去
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
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
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幸得之大喜致餽
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宜壘皆似之逾喜
垂別贈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以之歸竟蕩於酒
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
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
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瘵君
白日見鬼證耳坐中烘堂一笑旣而別去如崑山姓
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訃以初後四年
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
君墓木拱矣言之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衛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
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

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
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
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爲余戲言士人
姓金滑稽人也

賢已圖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
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
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姦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
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
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

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
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
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
而服

程史卷第二

程史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相臺岳河

建炎庚戌狄騎飲海

上躬御樓船次于龍翔秋

駐蹕會稽時虜初退師

尚宿留淮泗朝議凜凜懼其

反旆士大夫皆有祀國

之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大

夫毛隨有甘石學有詔

赴行在所隨入對言接漢

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

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

合于房房心宋亳分也

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

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

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

餘慶馳衍猶及微子武王
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
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
道 上大喜既而果不
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
步如言陳文正 康伯當
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
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
驗不差毫釐蓋 宋

一定非郊廓而周公迄營成
厥當躔而興 宋自此虜必
不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
復來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
虜且送死 詔以問大史考
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
分冀成淝水之勲闔士倍於
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
國之號而吳則今 時巡之
昭昭矣隨家衢之江山後亦

不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
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覲力愆
憑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
玠璘以來事必禱有驗乃燕請是夕夢神坐堂上
已被褚王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脩永神不答
第曰蜀王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
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顧逆謀堅
決觸之且俱靡惟徐圖可 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

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
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
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
行吳 紹興壬子瀘人殺
帥張孝芳蓋嘗正書見于
武堂違黨恒瀆以迄
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
法 嗚之變在京魏公鑿帥蜀
時 慶元己未余在 中如
出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縷
數云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願指所欲為
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
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錘告
貨雍莫售日器而爭因白
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
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

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
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
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
盡廢見錘不用約以翌午
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
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
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
金粟物費大昂泉溢于
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
矣都堂左揆閣前有榴每
著實禮嘿數焉忽亡其二
少之問一日將排焉忽顧
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
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
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
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穽根
於心雖鬼瑣弗自覺此所
謂莫見乎隱者亦可嘆也

館娃浯溪

靈巖中宮爲蘇永勝築吊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
揚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
英伯錄謫焉義豐賦館娃曰汎浮王之北堂得館娃
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
也奚以弔爲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
有鍾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
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
曰夏有末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
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譎
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正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

其一已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耶關大
夫進夏德豈昏微子得政商豈穢聞蘇公家父並用
則烽火豈得妄舉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
于今可存抑夫差之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
沮再會而諸侯懼使使行一中位置雙翼於猛虎惟
自剖其骨鯁而放棄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
酒之失何足問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
殺夫差不可愚苧羅之姝適足爲我娛胡得而竊吾
之符榮楮可居適足華上盧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
良之旣誅始猖狂而室室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

批不合
殺子胥

繪鱸曲兮撲烏宿兮嬾嬌脩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
捧心兮專房徑兮探香蘇兮響廊笑倚兮玉床奈樂
兮東不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
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爲禾黍悉陂池與臺榭倏一
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鐘而轉鼓儼麴糶之
容與瞰僧儀而觀觀駭越壘以在望奚五戎之閱武
松引韻以鳴咽柳顰眉而凝佇山黯黯兮失色水洶
洶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差之於毫釐壁之養生
捐其良醫速疾作於中夜情燕石之不知志士仁人
所爲太息於斯焉蓋嘗反覆于此竊謂種蠱亦可哂

也勾踐方明舉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
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爲是可耻之勝哉始
其土城誨淫自君終焉五湖合懽其臣青溪之典不
正金谷之義不立漣漣扁舟遂其金壁使之脫鼎中
之魚而羣沙頭之鷺返耶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
謂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
士目旣抉夫誰納忠可臯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責躬
乎公旣然雍相與斂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
風誠齋賦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
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頑未一瞬而百里歛

批過恐
作過尚
恐作不

兩峰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竒竒蕭然若
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
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石亭在南嶧臺在北
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
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竒乃疾趨而登之挽寒
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取乃蹟
故步還至水滸削苔讀碑慷慨吊古倦而坐於釣磯
之上喟然嘆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
不亡觀其一過尚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斃矣夫
曲江為篋中之羽雄狐為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

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豎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
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隊一歟緒哉觀馬嵬之威
垂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平焉僅平達於巴西吁
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靈武之履
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害春秋之二三策也
雖然天下之事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
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
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為明皇而致死哉蓋天厭不
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
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

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榭而盟帶礪也一復蒞以老荒則夫千麾萬纛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語有之投機之會問不容穰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解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爲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峰江蒼茫而不見義豐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或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趨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爲唐謀則志今兩制中皆

無此刻而醒夢復語徃徃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遠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措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佛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

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
趙達如猶孤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風知臨安府
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
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醜禍不淺矣會得
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
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擢著作佐郎謂
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
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
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
召寔爲東川今幕總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爲類

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下旣而符氏子不
預榜總因以他事捃撫之甚峻然卒不能濟趙之介
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歎道僧蹤跡皆奇詭
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
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陽胸山人書生也祖執禮
仕至朝議大夫世爲鼎族遭亂南來寓于郡嘗授業
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旣乃歸
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

驗卧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溲焉郡至吳江
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
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傳萊可瘳病亦有
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 孝宗
在位忽夢有萊而跣哭而來吊問之曰臣蘇人也詰
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璫時 上意頗崇緇抑黃
弗深信也居月餘 成恭后上仙 莊文繼即世璫
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寬 上心 上夔
然憶昨夢輟泣而嘆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
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為 上大驚有 詔

諭遣不至 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
所屬且 坤儀虛位一圖所以膺佐餒承顏之重者焚
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顧必知 朕意遂授璫以
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誓而已問所以來則曰 陛下
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 命璫承 命惟謹何
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
須問趨之去既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
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去歸奏 上曰是能知我心
遂 賜號通神先生築道神菴于觀之內 親御寶
跗言扁以寵之已而 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蓋 本

朝故事惟 欽成李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既而惟從
朱姓不復歸 上意嘗欲以為比而未決也北伐之
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燬欲試其
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何
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既答則曰我
不能入 觀以此累使者 上聞而益竒之會浙西
趙憲伯驥亦為之請遂 肆筆金闕寥陽殿額出
內帑緡錢萬緡事一新以答其意 上每歲以璫將
命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 施予優普一歲
偶踰期咸訝而請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

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自 門在岸澣招而呼踵
廬言之衆白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歎
道僧者實本郡人為兵家子 有所遇何舊與之友
狎不知幾何時髡而髻曰似也似僧故曰道僧狀不
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頡頏好 湯游市井間見人必求
錢止於三隨即與之貧者何既不趨 召它日璫或
薦道僧 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
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于 內殿不拜所
言不倫 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 龍人元居
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 上命果日使

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始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

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

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

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罔測亦莫以為意至

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縞素如言焉二人勇於

啗肉食至十數斤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

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歲七十

矣嘗言自巾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妄道士日從

之游將俟其為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

不能借輶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

喜韓子師方為守千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

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為忤也道僧先數

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

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恠

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獵論蜀有印守楊熹者頗從輜軒班所聞因

道資中趙希光節槩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得其

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衛公

批汛掃
是洒掃

批險息
庶反

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為師每謂存天性之
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
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
此汛掃一室左圖右書晝書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
改先是衛公相 孝宗皇帝一日奏事 上從容語
及鄭丙以曰鄭丙不曉事問他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
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見挺
雖有所長亦有所短 上曰何故公曰為人細密警
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 君父又恃其險巧而憑弄
士大夫比其所短但 朝廷用之不得其地 上曰

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敵錢大失
民望迄以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
朝廷乃使之世為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
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
裨雖 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為然古帝王長慮
却顧為子孫萬世之計似不如此 上大感悟後挺
死 朝廷雖略行其言已而復故 開禧丁卯吳曦
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
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製

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亟
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謂逆雛驕豎干亂天紀痛哉

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駭無知為虜所啗逆順昭然
其下未必皆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為因
勸以舉義遂絕粒至於卧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
達於外置一劍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為家人捍之而
止如是數四終不食而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
生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
于廣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于
洪余舟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以文奠焉余已卒

批旨直
箭及弔
失國也

無時之哭因謁摩下握手言疇昔歔歔不自勝顧余
甚幼遣使從先夫人求余程業頗奇其不謂其言語
而憐其蚤孤也余歸未釋絰而衛公薨輜車西泝余
輅希光于琵琶頰然温厚今想見之已足以信熹之
傳時方暑待亭上親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以子午
時有所行謝客移數晷乃得見冲澹無競其素也衛
公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託亦無嘗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
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贊謂刺而已余時以乙丑

批用事
若出其
口正不
覺其多
也此老
於詞學
如此

南宮試歲前治事僅兩旬即謂告去稼軒偶讀余通
名答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索余試既不利歸
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
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
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
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
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批府事
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
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槩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
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

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之其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
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
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
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
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罕上訴天應噴耳之
序嘗以為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
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
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
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
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乃味改其

批伯可
詞用事
亦多

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
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骯髒欲以家世薦之朝會
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嘗與余游偶
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表相示中有滿江
紅作於婺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
番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犢慟當年
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
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
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
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

與世傳俚語不同

批此恐是辛讀康詞偶熟
不覺用其語耳決非竊也

程史卷第三

程史卷第四九則

壽星通犀帶

相臺岳珂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 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
時罔羅人間以共怡顏會將舉 慶典市有北賈攜
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予 內帶十三鈔鈔皆正透
有一壽星扶杖立 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為元
日 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傍有璫見之從
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
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

物也亟 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
復信者余按會要 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 皇
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進
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
一見耳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
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 占 德化垂滿矣士有以
故例請者弗報贅以啓東裝而俟之弗報怒而索其
贅余適謁琴堂坐問夢與口占授 似更復之曰伏承

寵翰見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
酬應之難筆研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
璧楚人敢訝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
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
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
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去闔者白之曰正自
乏楮君就席以為室間書度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
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論亶亶起人意表器局
凝之里喜愠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碎
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甫福間颿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
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 詔勿捕命以官
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滇延祥隸帥闡廣旦望趨
府羣寮以其故所為徧賔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
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箴或及詩句廣矍然
起于坐曰鄭廣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衆屬
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
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慚噤章以初
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愧鄭廣者多矣吾儕
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
種晨繼昏縱穿窬者無敢睨其藩一日起觀高鑰有
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
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貲分塗一盜出蛇崗山將如
顛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
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侯溪則指
幾如股矣不能去卧旅邸中主人責炊曰予無它藏
獨餘錠銀可斧而售旣而無礎不可碎歸之盜又出

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 德壽宮中貴人劉
奭廬石耳峰下持以求質奭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
汝餘金奭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
家物也捕于邸賊證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
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爲偽券亂真歲以其券售舒
蘄間得馬驢驅以歸羨于肆以鬻盡復出入但見其
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逋寇黃
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
肆啜羹坐而袒裼自褫其中啾于衆聞而出捕者以
其變服弗之識也訝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

今暮矣杳不再覩是家非橐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
逸去而偽券之印楮簾白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
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虺捕吏無心而得
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稔慝當露適因其所值耶犬
不能吠詰之以繇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傳麻苧雜草
烏烹之犬至輒投苧纏藥噤無復聲者馬驢每至賤
賈而售使門庭翕然噴咽既非其所仰益可肆於廉
取它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嘗售之速耳市人弗
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董貫以左璫幸 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

言弗與而莫敢撓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

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為使相懼當視草不能

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迺自

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黽

勉奉 詔制出告 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

曰葉內翰欺公至託 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

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

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

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為宣威

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

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予以制四夷之命賞眡功

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

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眡功輕

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釀賞也貫初

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

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

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

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 君甚中以

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闥官

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曰
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為一去云洞霄在 中
朝從官常莅之不專以處宰執 南渡以後乃不然
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 高皇朝以詩章應 制與左璫狎適
唐思殿有 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 上時持
玩流涕以起羨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
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
間書一絕于上曰 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

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
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扣頭請死
上大怒亟取視之 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
王盧溪作 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鑠宮扉三十六
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鴛鴦
浴 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畫工
貌不成 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
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
溪與之雖非可倫儼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
而有味云

批若作
落筆生
春聲元
佳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既挾以無恐益思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 孝皇以奉 親之故與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爲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 乾道五年陳正獻後卿爲相 上一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虜使以爲言正獻恐召釁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 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惜以切便當理會屬今者有疑似之

迹彼必以 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惑使者旣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 國體天下之人以爲 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 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 旨本末今遣使不爲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正使遣王卞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犬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陛下深謀遠慮庶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翦

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 宸衷少 賜詳酌天下幸甚 上爲少止而終以爲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 上密求顯對時范石湖自南宮郎 崇政說書爲右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 陵寢爲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 御札問正獻曰 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請依巫伋鄭藻例施行卿意以爲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 中使宣降到 御札下咨

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豈足上當 天問恭讀 聖訓不勝感泣仰惟 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爲痛 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 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思以仰贊 廟謨爲 國雪耻恨不即日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性質頑滯於 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爲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諜者之言彼得謹爲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吾之財力稍

充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反之間又
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
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爲
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
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
改辭以迎合 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
倖以上誤 國事踈狂直突罪當萬死惟 陛下憐
其愚而錄其忠不勝幸甚 上不聽正獻遂去 國
范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
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爲祈請使以行 上臨遣

之曰 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
屬皆憚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覈不執
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

王色愀然曰 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糲
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 國書併載受

書一節 弗許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皋侍御史
元顏溫迓焉范知虜法嚴附請決不可達一不泄語
二使不復疑至燕乃夜蔽帷秉燭密草奏具言他日
此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而朝遂懷以
入初跪進 國書隨伏奏曰 兩朝旣爲叔姪而受

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
臣有奏劄在此摺笏出而執之雍酋大駭顧諱其宣
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啓處耶自
來使者未嘗取爾厲聲令綽起者再三范不爲動再
奏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雍酋怒拂袖欲起左
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綱復以笏抑范拜范
跪如初雍酋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
以謝乃宣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
上臣僚往來紛然旣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
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旨
取奏去是日綱押宴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
帝嘉嘆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廷議方殿
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
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弔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爲
夏人所獲致之虜庭雍酋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傳
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
書來印文皦然可識范笑曰御寶可僞况印文乎虜
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之報章有曰抑聞附請
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
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後八年迄參大政云受書乃

隆興以後盟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他
有廷臣謀議可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竒節其為西掖時 上用知閣門事樞
密都承旨張說為僉書滿朝譁然起爭 上皆弗聽
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
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
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
猶未下忽請對 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
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 榻前 王色遽厲

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 朝廷尊嚴雖不
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日
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 陛下
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 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
驟拔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
更民觀聽又謂何耶 上霽威沉吟曰 朕將思之
明日說罷後月餘范旬去 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
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
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 乾道八年也悟
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為公議

立赤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 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

朝欲師 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

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

意而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擿其事以為不恭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

議譁然起 宣仁臨朝為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今

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 祖宗紛紛

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 紹聖 崇寧洛黨錮言

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 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為

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 聖上懋建大中克施有

政忠恕崇厚同符 昭陵綜覈勵精適追 寧考殆

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速慢而無刻

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

何其問今見丹楊集中是時語志最嚴而無一人指疵

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一而

禍福迺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程史卷第四

程史卷第五十三別

劉觀堂讀赦詩

相臺岳珂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侵疆曲赦新復州縣 赦文曰
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
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朮讀之
以謂不歸德其國明年遂指爲釁以起兵復陷而有
其地後二年和議成秦檜懼當制者之不能說虜也
以孽子熺及其黨程克俊補鰲故其文曰上穹悔禍
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

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軺許廟光宗諱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諱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宗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筭安排鍾鼎誦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時語禁未大嚴無以為風者望之有集自號觀堂它書多諂秦所謂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損文書

先君之客耿道夫

端仁

為余言其姪張氏不欲名

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點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犬獐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繫而來贓證具以告之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它事忤令盜之至今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掾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

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絕望又一年秩滿買舟如京過
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
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法情理兇虐嘗懸購者雖
非躬獲亦當免試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
方慮關陞薦削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
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初筮無舉負當入殘
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自
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
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
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辨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
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
詡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卻盍
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
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
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緡識于霸東周氏兩
月不復來顧以爲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悞日忽夜
三鼓有扣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
銜袖取觀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旦質之左銓
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論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
而下然終莫測其繇也欣然畀謝貲又厚以饋而問

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汙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見如
彛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悶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
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
見所書功闕皆曰增城縣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
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於每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
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
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夤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
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
顧昧謝乃其常蓋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選蠹積蓋
不可勝算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看命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
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
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
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
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
伎流角智輒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
以資善諫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

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

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
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 徽宗內禪稱 上
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
服妖之比歟

安慶張寇

兩淮自 開禧搶攘之後惟舒僅全 嘉定己巳歲
游饑潰兵張軍大煽亂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
知之家頗得民馬益合亡命兩夕而浸多遂鵠張闖
郡太守林冲虎棄城遁入自北門至于達路號于邦
人曰凡吾之來將以爲父兄弟非有掠斂之心也

謹無捐而居無棄而業無嬰我兵鋒於是逃者稍稍
抱馬足乞生賊亦弗殺至譙門立馬視樓扁四顧曰
我射而中安字之首點則入不然舍去 發中之登
郡廳大發府庫以予民翕然爭趨惟尸胥魁一人曰
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爲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潛山
營于真源官將大其所圖基以裒兵會有 詔池陽
兵千捕他盜偶遇之踵而登山賊不虞其至之速也
頗懼時官軍未知賊衆寡莫敢先入環而守之賊計
窮越山而跳繫道流而奪其中衣偽爲迸逸者告于
官軍曰賊衆方盛宜少須軍士不之疑皆趨使去已

而幟矗木間馬嘶廡下鉦鼓刁斗鞞鞞四發益信其
有人將謀于軍曰賊在內徒株守無益焚其宮是將
焉往是日風盛百燎並舉徒聞號嘯而竟莫有出者
宮既蕩盡以爲賊亦灰矣亟奏功 朝廷初聞仲虎
失守亟 詔池出兵繼得撲滅之報將第賞而張軍
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載所獲婦女浮江而下至建康
登層樓揮金自如一飲而費二十萬察姦者疑其爲
執訊得實乃知焚死者多繫留之黃冠也獄具肆于
市而居前賞舟中多衣冠家人遞牒送其所居真源
無子遺其徒適有游方者歸旋理瓦礫爲復營計今
此亦天網之不可逃者歟

陽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張俊旣戰而棄鄞兀木入之即日集
賈舟募瀕海之漁者爲鄉導將遂犯蹕而風濤稽天
盤薄不得進兀木怒躬命巨艘張帆徑前風益猛自
度不習舟楫旣舞舷側窘懼欲却而未脫諸口也遙
望大洋中隱隱一山顧問海師此何所對曰陽山兀
木慨然歎曰昔唐丘境極于陰山吾得至此足矣遂

下令反棹其日 御舟將如館頭亦遇于風不爾幾殆蓋天褫其魄而開 中興云龍舒在淮最殷富虜自亂華江浙無所不至獨不入其境說者謂其語忌蓋以舒之比音爲輸也

宸奎堅忍字

光堯旣與 子 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 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逢意務爲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 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鄉用矣一日 躬朝 德壽從容醺 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 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字揭

于 選德殿壁辛丑歲將 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時事于朝路間聞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程文不受帖僅即其近侶爲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終既而 御集英廳唱宰執進讀獨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 上覽而是之遂爲第一 親擢也周伯兄常誦此事謂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余聞於其客劉達夫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

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
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
雷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大陸梁腐儒空有酈好漢摠
無張曹趙扶 開寶王徐賣 靖康此時無一盞淚
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春運
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
碎石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
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自豐此時無一盞入
地訴英雄景文它文極多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
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一篇特典重曰何處

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
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負鹿鳴詩二公
同一題而暗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侔
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見一堂

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
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願德不稱位
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 上曰姑遂
其欲時何秩未負郎 詔特官一子凡在 朝者皆
詩而祖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嘗見一人之旬而反之也何去 國時齒
髮壯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閱謂雖居
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
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嘗因至北關送客吳勝之爲
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義駒傳

吾鄉有義駒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駒者九江成
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 開禧間虜大入
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
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徇地至花

靨見病駒焉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
爲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爲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
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備完毛彫復生日寘之槽櫪
慙慙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
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
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
下執櫪候晨鴈鷺行立俟顧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
躡柴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駒
往始命鞍蹠鳴人立左右驥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
莫能孰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

鞞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禡而騎相望後先驗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駑悍擯弗齒 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執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鈞出其腋及韃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驗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很恃執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

知馬也
五反詳

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蹠踟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廐煮豆粟濯泉翦馬用金玉爲鎧華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釀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恠之於是日游其驗於峒嶼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驗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槩擊之勝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驗也是異服者

必其酋相與遂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
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諫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
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
朝廷方患其跳梁日俟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
耻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於時
居二日驗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不
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
正報施以爲仁巽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
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
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技
才不勝德媿之驚台可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
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剡取著于篇

鳳凰弓

鄭華原

居中

在宥府和子美

詵

知雄州嘗以事詣

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

徽祖敷奏明堂大契

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彊遠弓式

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

邊人所謂鳳凰弓者

紹興中韓蘄王

世忠

因之稍

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剋敵亦

詔起部通製至今

便焉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

熙寧神臂之規實不

然也說知兵嘗沮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
及用以死蓋兩河名將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 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頗與密
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 內燕
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
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
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
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
所礙目下若欲身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

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 慶
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微之祈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
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寒
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
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
霍氏之禍萌於駮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駮乘
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

趙良嗣隨軍詩

趙良嗣旣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益簡 眷
遇至命兼官史局今續通鑑長編 重和元年十二

月丁未推脩 國朝會要 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
良嗣實竄名參詳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
既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
燬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真
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
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蠻上
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耶律氏之咸
鎬豐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
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顛覆殊無禾黍之悲反
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縱有名篇正亦不足

錄况僅止爾耶五蠻乃上京殿名保機之故巢也

程史卷第五

程史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讖

相臺岳珂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鐵冶之衆叛比郡大震詔發江池大軍討之既潰又詔以三百萬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廂吏執之以聞遂下大理獄具梟于市支黨流廣南余嘗聞之番禺周國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嚴遂安人其兄孚師中嘗登鄉書以財豪鄉里為官權坊酷以捕私入民家格鬪殺人且因以掠斂黥隸吉陽軍壬午癸未間張魏公都督

江淮乎逃歸上書自詭募亡命為前鋒雖弗效猶以此脫黥籍歸益治貲產復致千金革偶閱牆不得志獨荷一織出聞淮有耕冶可業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橋使里人錢某秉德主焉錢故吳越支裔也貧不能家妻美而豔革私之邑有酤坊在倉步白雲革訟而擅其利歲致官錢不什一別邑望江有湖地饒魚蒲復佃為永業凡廣袤七十里民之以漁至者數百戶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斷稱如居嚴時出佩刀劍盛騎從環數郡

邑官吏有不愜志者輒文致而訟其罪或莫夜嘯烏合歐擊瀕死乃寘於是爭敬畏之願交驩奉頌旨革亦能時低昂折節與游得其死力聲焰赫然自傳夷以下不論也初江之統帥曰皇甫倜以寬得眾別聚忠義為一軍多致驍勇繼之者劉光祖頗矯前所為奏散遣其眾太湖邑中有洪恭訓練居邑南門倉巷口舊為軍校先數年已去尺籍家其間軍士程某二人素識之往歸焉恭無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長子某好騎射輕財結客遂以書薦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盡其技革賞用適窘謝以鐵錘五十緡二人不

滿問其所往曰將如太湖革因寄書以遺恭革與恭
好有私幹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宣書紙尾曰延事
俟秋涼即得踐約二人既出飲它肆酣相與咨怨竊
發緘窺之而未言至太湖見恭恭門有茗坊延之坐
自入于室取四緘將遺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蠶織勞
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緘屏後有詈言二人聞之怒
恭堅持緘出不肯受亦不投以書徑歸九江揚言于
市謂革有異謀從我學弓馬兵陣已約恭以秋叛將
連軍中為應我因逃歸故使避者聞之意欲以藉手
其復收先祖廉德之恐捕二人送後司既無以脫遂

出其書為證先祖繳上之 朝有 詔捕革郡命宿
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彊卒又咸辭不敢前妄
謂拒捕幸其事之它屬以自解時邑無令有王某者
以簿攝邑事郡檄簿往說諭革已聞之頗為備飲簿
以酒烹糲不熟而薦意緒倉皇簿覺有異不敢言而
出行數里解后郡遣吏將郭擇者至擇與汪革交稔
故郡使繼簿將命從以吏卒十餘入簿下馬道革語
勸勿往擇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屬擇今徒還且得罪
述入革復飲之時天六月方暑屠以酒自己至申不
得去擇初謂革無他既見乃露刃列兩廂門下憧憧

往來袒裼呼嘯頗懼曹孫辭旬去革畢飲字謂擇曰
希顏吾故人今事籍籍革且不知所從始雀鼠貪生
未敢出有楮券四百旬希顏為我復限擇陽諾方取
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餉飲也醉聞其得錢扣
窓呼曰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取謀反人教練乃
受錢展限耶革長子聞之躍出縛擇曰吾父與爾善
爾乃匿 聖旨文書給吾父死地戶闔甲者與王立
先中二刀仆偽死盡殲捕吏鈞曳出寘牆下將殺擇
探懷中得所藏郡移擇搏頰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
尉所為苟得尉辨正死不恨革許之分命二子往起

炭山及二冶之衆炭山皆鄉農不肯從爭迸逸惟冶
下多逋逃羣盜寔從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
龔四八董三董四錢四二及二子分將之有衆五百
餘六日辛亥遲明薦食趨邑數人者故軍士若將家
子弟亦有能文者俠且武平居以官人稱革皆親下
之革有三馬號惺惺騮小驄騾曰番婆子駿甚馭曰
劉青驍捷過人革是日被白錦袍屬橐鞬腰劔總總
梨旋風髻道荆橋秉德之妻闖于垣匿弗之見乃過
之未至縣五里錢四二有異心因謂革曰今捕何尉
顧不足多煩兵君以親騎入大隊姑屯此可也革然

其言以三十騎先入郭門問尉所在則前一日以定
民訟舍村寺未歸乃耀武郭中復南出劉青方鞚忽
顧革曰今雖不得尉能質其家尉且立來革曰良是
反騎趨縣尉解在縣治革將至有長人衣白立門間
高與樓齊其徒俱見之入馬辟易亟奔還則錢四二
者已與其衆潰逃略盡惟龔董守郭擇不去者尚五
六十人計無所出迺殺擇而還麻地其居屋數百間
藏書甚富穀粟山積盡火之幼孫十一甫十一歲使
乘惺惺騮如無為漕司分析非敢反特為尉迫脅狀
遂殺二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載入天荒湖泊

鞏間與龔董灑涕別去曰各逃而生毋以為君累也
其次子有婦張實太湖河西花香鹽賈張四郎之女
有智數嘗勸革就逮弗從至是與其子相泣自湛于
湖時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負傷而逃歸郡郡聞革起
聚民兵會巡尉來捕且驛書上言 詔發兩統帥偏
裨撲滅勿使熾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
近視舟有煙火且聞伐鼓聲稍久不出使闖之則無
人焉煙乃燭麻屑為詰曲如印盤縛羊鼓上使以蹄
擊革蓋東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鴈汊乘
石偽官歸峽者謁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軍既失革

朝廷益慮其北走胡大設賞購革乃匿其家于近郊
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窰曰吾事明家可歸師中兄遂
入北關遇城北廂官白某者于塗白嘗為同安監官
識革方駭避革曰聞官捕我急請以為君得束手詣
闕下天獄獄吏訊其家所在備楚毒卒不言從獄中
上書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蓋嘗投匭請得以兩淮
兵恢復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見矣不知訟臣反而
捕者為誰請得以辨乃詔九江軍送二人捕洪恭
等雜驗皆無反狀書所言秋期乃它事革亶坐手殺
平人論極典從者末減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竄

千里方其孫訴漕司時遞押繫太湖荷小校過棠梨
市國器嘗見之惺惺騷棄野間為人取去宿松人復
攘之以瘠死革之壻曰毛翥字時舉第百一居倉步
亦業儒以下預謀至今存後其家果得免依字而居
後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識故業董四從有總着詹
怨之捕送郡郭擇家人逆諸門搏擊之至郡庭首不
髮矣其捕董時亦賞緡十郡不復肯畀薄其罪僅編
管撫州革未敗天下謠曰有箇秀才姓汪騎箇驢兒
過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千趨鏘又曰往在祁門下
鄉行第排來四八首尾皆同凡十餘曲舞者率侑以

鼓吹莫曉所謂至是始驗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應也二人初言蓋謂革將自廬起兵如江云國器又言革存時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長人或謂其邑之神曰福應侯威靈極著革時亦欲縱火殺掠使無所睹邑幾殆時守安慶者李歲久亦不知其為何人也

鐵券故事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宋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

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懷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郎官傅宥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後

傳論功遷一官忠靖嘗自書其事云

鴻慶銘墓

孫仲益觀鴻慶集大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瑤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為大恨言必稱公殊不作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為士大夫之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

於議也

蘇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才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簪頭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殆十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偃有瑄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為帥周伯間一往必敬諾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

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
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
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
羅漢遂哀施貲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
暮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
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快目樓題詩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
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
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

批叔擬
名仙倫

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擬詩句叔擬名傑才豪
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先
周伯持浙東庾節待次一日適仲隆同登其家後園
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
橫秋只愁笑語驚閭闔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
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
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傑居月餘傑來謁
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
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
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為國重輕四海幾人思

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十字齒頰冰霜
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
曰已買湖山下莫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
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
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
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泐明年叔儼過會稽留連累
月餉之緡錢甚夥叔儼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
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鴈字聯岳陽樓上
俯晴川水聲軒帝釣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船駕
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噍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

記龍眠海會圖

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
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似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爲一
流人物云叔儼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李龍眠既棄畫馬之嗜亶作補陀大士相以施繇徒
垂老得死楮戲筆五百應真像幾年迺成平生繪寫
具大三昧僅此軸耳先君在蜀得之毋氏雅敬浮屠
常積致香火室中余來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
做貝葉語爲作記其右曰南閩浮提有大善知識現
居士宰官婦女身在家修菩薩梵行有一初學與其

子游以是因緣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羅漢
海會妙相一軸於是合掌恭敬歎未曾見如人入闇
忽親光明心大歡喜莫可喻說宛轉諦觀神通變化
皆得自在小大長短老幼妍醜各有所別足踏滄海
如履坦途蛟蜃龜鮑魚鼈蛙蛤蜊首聽命如乘安車
天龍八部夜叉羅刹諸惡鬼衆前後導從如役僕厮
寶花繽紛天樂競集金橋架空琪樹蔽日或闖而窺
或倚而立瓶鉢杖拂各有所執凌雲御風升降莫測
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負狀貌迭出以種
種形成於一色於一色中衆妙畢具如幻三昧随刹

現形千變萬化不離一性如是我聞釋迦文佛既成
道已乃於耆闍崛山集阿羅漢有學無學菩薩摩訶
薩次第授記陳如號曰普明五百阿羅漢亦同一號
名曰普明既受佛記即得如來方便法而金剛經云
實無有法名阿羅漢則是諸大阿羅漢有法無法有
相無相皆不可知不可測飄流大海一切衆生天龍
八部諸鬼神衆若有若無若隱若顯亦不可知不可
測如夢中語如水中塵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謂之有
相可乎謂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測然則斯
圖之作滄海浩渺神通變化奇形異狀曲極其妙求

諸法耶求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測夫佛於
賢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釋梵八
部之衆演暢摩訶衍法度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
裝嚴衆妙殊特匪因緣而有匪自然而成則是殿是
佛是法是相謂之有乎謂之無乎知此則知海之為
海羅漢之為羅漢蛟蜃龜魚鼈蛙蛤天龍八部夜
叉羅刹似耶否耶有耶無耶匪大圓覺合凡聖於一
理混物我於一心是否兩忘色空俱滅則法且無有
何況於相相且無有何況於畫畫且無有何況於記
雖然是理也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說若夫即

心是佛因佛見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於一切法一
切相而生敬心則聚沙為塔畫地成佛皆是道場何
况圖畫裝嚴盡形供養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所得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於往昔時
有大居士號曰龍眠得畫三昧始好畫馬念念弗忘
有大比丘見而語之由此一念當墮馬腹於是居士
蹶然懺悔乃於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而致意焉端嚴
妙麗隨念現形皆得三昧是羅漢者居士之所作也
以居士之一念畫此羅漢以大善知識之一念得此
羅漢當知是畫為第一希有畫者得者匪於過去無

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記未易畫此亦未易得此至於
有法無法有相無相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是記也蓋
為畫設開禧二年百六日初學王邁謹記英伯它文
亦多奇累試詞闡不偶今尚在選調中余前書京口
故游蓋其人也

程史卷第六

程史卷第七 五月

吳畏齋 獵謝誓啓

相臺 岳珂

開禧兵隙將開憂 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
齋自鄂 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
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為大蓬未幾遂以秘
撰帥荆復出聞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
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
是時招偽官遣妄謀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
心而謀 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費及之曰騎

虹過賀魯親聲效之承倉鼠嘆斯尚墮塵埃之夢喜
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 宋受天命何啻
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 崇觀撤藩籬之
蔽而 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選懦則有餘
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
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為之歲月
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信而爭逆亮以難
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
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卧薪自厲誰為勾踐之
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
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為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
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
每一寘念終夕為之寒心今雖欲為後乃益甚竊聞
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
議論噂喏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
萬全而為後慮畎畝有懷於憂 國旌旌無路而陳
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文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
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
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於周
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

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為當時之不為邊草未
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
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
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
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
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為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
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
可即所後而忘所先况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
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
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

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
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
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
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
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
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
謂正兵皆為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
雖可用而未為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
嶮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劔而
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

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
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號略
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
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
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篲苟盡得策豈
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
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
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
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
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 宣和之捷所以

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 乾道之盟惟
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
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
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
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
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
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
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
事機以主帥豢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
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

虛軍中之弊猶日股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
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神爵屯
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負柰何欲興不世之雋功
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於消
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官鳴劔之議試
捺悶悶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
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
歸重畀之顓闡天心昭若以可知 上方勤西顧之
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爾褰裳旌旗
千騎之來蹙然望履聲列城之觀望屹外闡之蕃宣

當盡遠猷庶銷過計素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
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
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
聽策勲別當脩贄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
語謝曰抗身名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
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
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
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
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
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

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
緒叙謝之意勿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
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
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
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豈
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函稱之于廟堂余
迄不知所蒙近繙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歿瘁潸然出
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楚齋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

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
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比去余嘗得其三冊文乃
刪其吠堯者而刻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
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
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
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宋
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輶而講好期於萬世
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
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之主民耳混同
然念厥功誠非貪主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

張邦昌天統疏通神資眷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
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俟擇其賢
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
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
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
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
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
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
朕命豫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

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
為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
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遠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
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
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有 宋人來
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
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
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
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
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

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屢勲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微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昇爾封

疆並從楚舊更湏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虜犬羊亂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優伶諛語

秦檜以 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諛語雜至賓

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幘頭乃總髮
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鏤為雙疊勝伶指而問
曰此何鏤曰二勝鏤遽以扑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
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鏤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擗
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芮燁令
衿等吻禍蓋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張丞相商英媚事 紹聖共倡紹述 崇寧二年遂
為尚書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
史朱絃余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或言其

在 元祐中嘗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為
開封府推當其薨時代府尹為酌祭文有褒頌功德
語因請正其罰有 詔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
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 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
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
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者文既爾雅論亦
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以表其初終焉
篇之言曰維 元祐丁卯十月定策守臣得禾異畝同
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 神宗既登遐嗣皇帝
冲勿中外震懼罔知 社稷攸託惟 太母晦聖德于

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保
佑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呼
先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偉圖軼于古先丕惟曰禹貢
九州之域久封裔壤培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
序弗底平時以憂貽于我後昆迺備材力迺督事功
務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
源與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
新故相刑愛惡相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
親忿生于弗勝其睽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震于
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醴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

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羣慝斯嘉羣乖斯和羣異斯同
馨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美被于草木發珍祥
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壠惟五厥穗惟一臣聞曰在
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
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
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今跡雖不
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嗚呼
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乖氣
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僚
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其詩曰滄滄訛訛又曰噉嗜背憎嗚呼卿士庶
尹敬之哉曲直之辨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未之本
終以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未之類
非離于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
等立石余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
亦特曰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
帝維寵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 帝在天 太母
垂簾保佑 神孫疇咨在庭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
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誦而伸五害變法十科取人孰
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議必以死爭日月徂征思

速用成心勦形瘵胡衛餘生嘉謀嘉猷百未有告訃
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莫惠我民門
巷煩冤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給于官悠
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于簣志
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焉如
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當
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
論具是暨 哲宗親政首為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
夫輩為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為負國甚者至
以宣仁比呂武殊視此文為不同反覆之言 聖

謨其得之矣其後入黨籍却反成濫寘 大觀爰立
本以其能與蔡立異而用之亦不能久也 欽皇嗣
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
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事略載張罷左丞以言
蔡京姦邪有自為相國志在逢 君等語臺臣以為
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謀蓋專坐此篇稱書誤甚
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也

朝士留刺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
以選階一二年為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仕於 朝

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弊頗見於時有王仲
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于秦府賓次朝士雲
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
堂衆官久俟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諳爭
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
于門闈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
勃然發怒叱闈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
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
言目之耶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汝罪闈拱謝曰小
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

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
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閣愀然蹙頰曰我
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
秦門預藜客老歸建康以死談辭多風可雋味秦雖
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叻流也

程史卷第七

程史卷第八十二則

九江郡城

相臺岳珂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
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
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 開寶中曹
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
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
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劍 乾
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

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劔所致乃闢
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矗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
藏劔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
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
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筮蹄之學
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 開禧丙寅二月丙子
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薌風亭余泣事庾中歸過
之小酌握手庑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砰鉤有聲甚厲

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滅相與
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 嘉定已

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將至從行
一僮忽卽而驚噤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
色紺青尾燄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
中時虜酋易位蒙韃闖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
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
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 奏報其它躔度
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為苞簿日 瑞慶節隨班 上壽 紫宸殿是歲
虜方擊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 賜廊食余待班
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髻牌至金書其上曰輒
入 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帶幕限
隔僅以鐐竈刀机自隨繇最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
暴脯次羊肉雖 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
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
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 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
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檐為作止之節廊下設纈
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夏其脣為之一耳頗

不便於飲上鑄 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
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
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簿子女在旁因言此 藝祖
舊制在汴京時 天造草昧一日 長春節欲盡宴
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
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醖止
以菓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醖
亦肯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 廷
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 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
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
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 詔斷支
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
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 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
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善調丁繕治其
故嘗夷鏹者力殺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
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孝論事

孝宗初政袁孝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 北內有

私酷言頗切直 光堯聞之震怒 上嚴於養志

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 國史文

惠為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 上新

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

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 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

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

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孝何罪也

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 陛下亦

知 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 北內給事

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

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 上竦
而悟 天顏少斲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
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 兩
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 陛下方以天下養而
使 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
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 上釋然霽威曰善將
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 五日之朝願 陛下試以
意白去乎儻可以 上皇意留之允盛德事 上許
諾既歸自 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 太上怒袁
孚甚 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 太上賜酒一
壺親書 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 朕跼蹐無所文
惠曰此 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
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
非 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
竟不及知自是纖人知諧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
言曰 天體正誼得 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
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論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 乾道間楊嗣清甲有聲西
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

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史聞之不
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十日而致
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噬鸚鵡
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劾
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輔位至從
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謹以排報善類
者為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
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獫狫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麟

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
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
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
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德夫兄至蜀
安大資丙與之醺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
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特牧相衛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岷焉不合如礪土名
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
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

一特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齠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特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特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毋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特以角拒虎爪啣無完革矣牧子視特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特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特少憩力甦乃前鬪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特特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旣而山下民間者持挺譙嘯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特牧竟全余時倚墜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

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
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
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
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
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
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
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
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
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
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虜妄者以虛辭
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岐實理以外慕易內脩滄滄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
微祖將 內禪既下哀痛之 詔以告宇內改過不
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
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
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
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 欽宗遂
即位寔 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
赤白囊至 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幹離不既

退師 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劔南自奉之
疑奉表亟請歸 京師 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
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
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
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
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 宗廟 社
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 大寶于今 嗣聖庶幾上
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

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
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鑒臣弗
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
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 宗
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真
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賚臣密表一
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虛禹湯罪已其興也勃
焉 聖心其有以得於天次按蔡條國史後補載
徽祖教門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

寶至真玉晨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 歸美之稱
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承道繼玄昭
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茅山龍虎閣阜實有三
壇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 帝王之
號又有其別殆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 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
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藝祖按視見之
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 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
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
不能答於是即日泣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
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
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酋亮未篡僞封岐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
詞語出輒崛疆懃懃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
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
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
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
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

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
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
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
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
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
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
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
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
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卧內見
山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

批小當
作玉

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者
藉黃味其詞旨已多主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
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
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
繪事大喜矚然有垂涎抗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
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題其
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
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已弒其母矣又
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
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

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
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能心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
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鵬軍二萬三千圍子細
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為寵曰旌
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
繡帽錦袍翹楚怒礮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
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
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
卧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黃
迎路余又嘗問 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

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
它蓋可知也大狺鴉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詩
正隆事迹以為翰林脩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
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視
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
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程史卷第八

程史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相臺岳珂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邱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

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卧有紫氣自臯中出

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

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

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嚅耳既而果

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

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傳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鷓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圍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為忤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

珏死

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

堯俞

元祐中為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

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不變文格蓋至日具猶有喋喋弗去者過哺稍聞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鵲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

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為學者言必蹙頰及之一時傳以為雅譎余按東齋記事指為揚文公而徒問其為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為詞場刷耻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寇

金國偽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

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整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驢號小將軍者儵已空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界朕曰天策上將今征某國朕

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今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

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長策今宋室備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為右丞暉

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
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為帝犯之禍實
眚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
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
而得其顛末熊克中興小曆書於紹興二十八
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
术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紹興
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為梁王
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為正

鼈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于采石還至
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肅及幕屬
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
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
懲前衄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
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
合謀支敵眾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
卮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
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
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

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
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
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
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
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
本諺語以為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
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

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
非策論事豐豐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
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之
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
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詒謀將舉
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
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
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
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
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

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

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恠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

藩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百
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
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
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
桀之衆繫累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
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墮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
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
拙異謀勇怯異勢虜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
期也譬猶富人有一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
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

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
富日為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
愚見竊以為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
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
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
衣冠禮義之俗永視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
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拮以他事除集英殿
脩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
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
馴肅愍憂之力言于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

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
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
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 徽祖見之歎
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為藩籬之議是以有此
是日遂 詔於 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曰
百姓怨懟而 朕不知上天震怒而 朕不悟 令
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
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 靖康初伏
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 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
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荒
花大黃大戟為主侍醫縮頸而 上服之自如有王
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怍間奉 聖七先意持
論自詭無傷 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
顧 淳熙丁未 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飽覺昏
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漸 孝宗
震怒立 詔誅之 慈福要 上苦諫薄不獲已減
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泣焉方覲其速斃涇貨五
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 紹興始用是

取驗 孝宗在朱邸 扈蹕視師至建康館奉指故
第史文惠為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 莊文體
曾龍于後圃 孝宗樂飲以碼碯觥者十一因游
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 高皇賜藥使
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為蠲毒亟袖人參圓入
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瘡是日微文惠幾殆 高皇蓋
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 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
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 慈福 慶元丁巳 朝廷方卜郊而

后不豫始猶自彊起曰 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
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 御端門肆眚竣事
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
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袞而以醫累人耶意
懲王涇之得罪也故 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
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鏗時當軸嘗親為客言 慈
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
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教龜掖為承旨朝議謂且大

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葦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娘
鬻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烏葦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
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
不詳知遂於珥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
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
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 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
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
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批或傳是劉貢父
題其行李中枕屏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六蝗

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
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釣旆過江東荆公
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
為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艮嶽初建諸巨璫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
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
以恭獲為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
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捰貯肉炙梁米翁
傲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飲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

國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弱間不復畏遂
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龍畜者置官司以惣之一
日 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
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 上顧罔
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靖康圍城之際有 詔
許捕馴禦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殮云

王涇庸醫

于文忠惠 紹節 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
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被背都市流
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轍自言元不曾受

杖嘗袒而示其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
見他醫言杖皆有癩惟啞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消
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胫足之藥
售于市者輒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
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
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
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位
以哭及都人來迺云涇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故
朝廷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在
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胄丞 師臯 皆甘涇餌目擊其

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刃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
隨班 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
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茶
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
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願
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
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京師以
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 高宗積

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貶猶得麗於稱謂焉初秦
檜擅權而未張頗賂 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
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
大帥宰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
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倣不以爲恠檜欲貴
其媼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
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門拚顧賅謝攘市便
腹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
不敢議者三十年 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
南林擬擊之而未發 會邊釁啓繼先首登重寶爲南

道計都城為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置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濶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食。婕妤恠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

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婕妤歸別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

初進讀。玉色猶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

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

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

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

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

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停

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

悅。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

也迄今其故居華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第蕩
折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姓之
作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
事

程史卷第九

程史卷第十八

相臺岳珂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 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虚心納諫弊
政大革海內顛想庶幾 慶曆 元祐之治曾文肅
為相頗右 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
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 聞而求 對面
請其故 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
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
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 豐 祐政事得失且曰

陛下若台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端 上意感格危
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
不當變且言臣讀 聖製 泰陵挽章曰同紹 裕
陵尊此 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
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 禁中
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 上幡然亟召見
曰 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
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史非 紹聖無以察正 元
祐之詆謗今復 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
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 元祐置訴理

所以雪 先朝得罪之人 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駁
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矣夫
二臣之罪不除則 兩朝之謗終在疏奏 上益嚮
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卞獄責知淮陽軍
范馴致尚書左丞云

殿中鷗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
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亟諫
上大悅即日 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鷗蓄
久而馴不肯去 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

刻公望姓名于塵柄曰 朕以旌直也及江去 國
享上之論興浸淫及于良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
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為不祥益思江之
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偽降以覘國而無
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
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國虛實
以嚼 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
邊臣不疑密以名 聞時兵釁已啓 詔許引接至

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掌魏科惟已兩薦禮部而
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 國者喜之遂授迪功
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
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 朝辯舌泉涌廷臣
咸竒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為鄂倅 隆
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
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未
粗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
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為虜間 國家
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

諸公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省吏召之曰俟其來者
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
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為可斬子得萬
烏合何能為蘊古素謂 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
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
不來必不為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為一拍事幸
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
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
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
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

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
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
家訊則皆刺 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
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負祠瞰闕闡都人敬事之
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
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
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
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
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
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

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璘謀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紱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

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燕吳公白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

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湏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則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

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寅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為

可教則一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

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

國

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歛於民乃所以爲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搗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

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
無銀縮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
取之理而無銀縮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
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
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
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
垛賞給為詞者也 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

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縮而後可
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
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
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縮始能
破賊也 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
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
闕悞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
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
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
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不
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
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斂不及民
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

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
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
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
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
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
未得者何人也 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
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
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 聖
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
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樁在鳳州有此重賞

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樁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
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
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
千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
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 朝廷如克敵而賞不
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
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
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
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 朝廷聞之得
無不可乎之望嘗備負刻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

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
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紱得書頗自慚悔
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
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
先事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
仲之補過紱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剡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
事匱護畀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
聞之謂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為乾

德平僭偽雖

鑾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為雋功

欲扳援

章武

端命故事建殿以嚴

必奉遂斤

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僚案或謂

郡國私建

宗廟誼盍先以聞俟

報可胡竦然乃

暫輟役驛書請于

朝廷議果不以爲然弗之許胡

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

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

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

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鶴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
坐案寬潔執事恪敬閭閻于于以鬯於文士論大慙
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
行沛然莫禦為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
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撻禮部韻示
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
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為可疑衆曰是闕
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
曹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
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以用沛字於

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
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
字廷中大誼浸不可制譟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
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
人歐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
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
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譟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
物色為首者盡繫獄韋布益不平既折號例宴主司
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
揖之相與詫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

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詘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謀未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揖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

山谷范滂傳

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此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為郡士所使錄優而誥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寘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迺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士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
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圍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
事朝拜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
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子
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子將與
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
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
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孝
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程史卷第十

程史卷第十一八則

相臺岳珂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
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
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
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
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
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疊惜
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

此前章
酷似後
兩章只
是本來
面目

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
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
山間曰予往謫夜即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
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調而使之傳焉其辭曰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
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
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鮮
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
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
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翻舞
胥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
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翼策勛歸去南
柯 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為人攜入京鬻于相國
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為怨望重
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為十詩卒
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

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
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
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 兩朝 慶元間以退傅居于吉隱然有
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
僞學發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
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
爲相阜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
之遂露章奏劾且謂 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

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
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
扣閣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 上不以爲然言者
益急乃鑄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
公上表 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
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
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踈庸一介際遇
四朝逮事 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 孝廟復久
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
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 光宗興念於元

僚亦屢分於閩寄肆 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
里居者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
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粢僅削司徒
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崇德尚
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
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
報 上省僖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
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
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 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
洒然消釋既而 東朝奉寶冊 詔復其秩時北門

者當制 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
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褫於一階 朕方建
皇極而融會於黨徧尊 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
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
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官保以居間矧
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 嘉定更化 詔滿
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 褒贈
賜謚於是其言始伸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
據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
國休戚茲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

越訖其罪使去 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猶有爲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反乃請于其主願留 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船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 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 紹熙士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

繇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聾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甍炙梁米爲一灑以蓄露散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洩匱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

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
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
大之凡用鈺銚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
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狝于 朝舶司以
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卧廡下後有宰堵波
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甃爲大址系而增之
外圍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
其中而圍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
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群獠入于塔出于竇啁哳
號嘯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

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濃時爲
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
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棲梁上
三宿而至塔裏麩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
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
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風
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
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
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輿阜無遺珠璣香貝狼
籍坐上以示侈惟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

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興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區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園貲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三荆公相 熙寧 神祖虚心以聽荆公自以爲遭
遇 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
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元諸老力爭紛

紘之議必稱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
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
于 元豐 上巳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
年其後 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 遺弓之本意急
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爲太息余嘗侍
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
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
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
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
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 上巳無救溝中之瘠矣

况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
聽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
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日錄一書本

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

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寬定元祐史諫蔡元度亦

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

肅布主

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確為右

司負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

史而壓

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為外部尋責合浦

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曾辨其所紀載猶未

敢以荆公為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為八門曰

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

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和元年

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

彙獄徙通川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

御前開拆初崇寧既建辟離詔以荆公封舒王

配享宣聖廟肇躬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

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

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詔吏書戲倭而請觀光乎

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不輕君之情
彼襄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
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
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
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
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弃置不召
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
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儀又曰又况臨川之所
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

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
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顧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
水新靡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名應若響隨其自
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
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莫不忘
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
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奏有旨陳
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弃送與
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傳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
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

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
刺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
之敢私心惟助 舜詔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
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
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
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
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 御
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
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
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

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
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
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徃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
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
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文人看
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下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
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
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 車
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
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 國初舊制堯鄒二

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
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致也
然 微祖聖孝根心每以 裕陵篤睦之故不忍以
荆公爲非 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聞外有
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 羹牆
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
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
風厲以垂無窮者 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懸序以

皇朝當

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
不憚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爲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
數閤辭焉弗可乃強爲通益公方卧奮然起曰是當
作即爲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
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
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夔大章 其文曰文章
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
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爲江西上郡自 皇朝逮今
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脩以六經
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

皇朝當

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
以爲然 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
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
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
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
編脩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
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
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
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翰
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勲臣之令而
謚則未聞子瑾孫佃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
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 天子猶不敢專亦必
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履即縣庠
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
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
而興起得無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履用意遠矣其
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公
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儕配其間尚可謂
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 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
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
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
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諤 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
著蓋其族孫也

程史卷第十一

程史卷第十二 十三別

相臺岳珂

王盧溪送胡忠簡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撥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
一時士大夫畏罪籍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走珪
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
清都虎豹開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
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
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
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

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於是有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
夜即時年七十既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
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詞云何虎死忽悲啼
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熊
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
是癡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 孝宗初政 召對寤
合 詔曰王廷珪粹然者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
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
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

道祠官去

乾道六年再

召對便殿

上又留之

不可乃 詔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
其再 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識者謂以
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
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餞而
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馳不少置也

秦檜死報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
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
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

汙亟命易之至舟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
勿勞太師檜猶日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
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
加以何罪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
饋食中實肉笑厲一以爲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
問曾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閣屋仰
絝之使視椽椳偶見屋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
稍轉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臣異謀遂得小槌
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滿其中皆笑厲汾泣
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

批書
作以

賀即日脫械出則擗聲鍾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
微聞當路意汾旣繫昕夕不自安且念爲大夫夫人憂
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
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頸忠獻
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
猶未出語曾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計
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
堂序權聲如雷王盧溪在夜即郡守承風肯待以囚
隸至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恠
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

明日始聞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
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希
二十年興搢紳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
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
依稀蓋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役家在天台
爲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麈錄詳紀
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擗稔惡得斃爲善類之福不
貲要非幸災也

呂東萊祭文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

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
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爲然既而東萊死同父
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
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
聞之狗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
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
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
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
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
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吾來之

批虎帥
之字
疑作以

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
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
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
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大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
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
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云
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
成熟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
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
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貴

發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
恠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 孝宗其略曰今世
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也舉一世安於 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
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陛下接之而
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 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
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此說得之蔡元思念
成

猫牛盜

余辛未歲官 中都居旌忠觀前家素蓄一青色猫

善吓鼠家人咸愛之一日正午出門即逸去購求竟不獲又憶總角時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別墅一牯甚臍爲人所盜先夫人不欲擾其鄰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羣鬪而訟在邑余時尚幼家無紀綱僕莫能弊訟又弗問從邑中自斷後推其月日乃同一夕蓋遠在百里外牛舉趾緩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間以問客有能知問里之女奴者爲余言內北和寧門實有肆其間號曰野味直廉而肉豐市人所樂趨其物則市之猫犬類也夜冒犬負而趨猶幸不遇人若猫則皆晝攫都人居淺隘猫或嬉教于

外一見不復可道每得之即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濕輒舐非甚乾不已以故無鳴號者有見而逐之則必問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視其非者而出之都人習尚不窮姦雖知其盜以爲它人家猫則亦不問也夜則皆入于和寧之肆無遺育焉牛嗜鹽盜者持一鈎一竿一繩竿通中行則爲杖策而匿鈎繩于腰間見者固莫疑其朕伺夜入欄手鹽以飼牛牛引舌則鈎之風導繩通中急趣其杪牛負痛欲觸則隔竿之長欲鳴則礙鈎之利鈎者奔牛亦奔故雖數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

質之捕吏之良者道盜之智甚悉所聞皆信然嗟夫盜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於義夫孰能禦哉一有所移而用止於是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斯可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蓋徽祖始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龍見赦書

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懼以為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為當肆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彊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為瞎眼小子為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以手劒斨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為愚為姦也其年亶弒亮於登寶位赦暴其惡而及此

丹稜巽巖

眉山秀出岷峨屬邑丹稜者李文簡燾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爲稱嘗自爲記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面西北其位爲巽爲乾蓋處已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撥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

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橫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鄭少融遷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習 國家事厲精政本頗垂意骨鯁以彊本朝 淳熙六年鄭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賞濫力指時政之失且謂御史監丞簿事簡官備館職史官至二十負學官書局各以十數監司郡守

疊授三政參議祠廟歸正添差養老將校充滿外路
東宮徹章館閣進書雜流廝役例霑賞典曰隨龍
曰應奉開河修堰併場蠲賦無時推恩他司錢物漕
乞移用尉不捕賊詭奏有功張大虛聲橫被釀賞累
數百言 上覽而壯之 奎札付中書曰賞功遷職
不以濫予鄭丙言是也給舍遇書讀宜隨事以聞於
是廷臣始側目既而少融益疊疊論事敢於廟 上
上亦忻然納之無忤八年遂兼夕拜 東宮春坊陳
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于酒兄良顯訴陳女利
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語連龜年尹不敢治 詔送

大理左右有爲之地者 詔漕司先審責良顯不實
反坐狀始得行少融駁奏曰願少存 國法爲 子
孫萬世計竟如初 詔韓子師以曾覲援有起廢意
少融極口詆之曰是人仰累 聖德後大臣或指二
言之切爲賣直 上不聽 諭少融曰 朕自喜給
舍得人亟遷吏書以矯其讒時王謙仲蘭承宗正進
對曰今日不欺 陛下惟鄭丙惜其愛莫助之耳
上喜亦遷監察御史謙仲尤擊搏不畏疆禦馴致大
用獎直厲斷蓋隱然有身阿封即墨之風焉至今士
夫間猶能誦其獨立敢爲之實也少融繼守數郡治

微尚嚴云

沙世堅

乾道間有歸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贓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爲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爲德安守麓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爲安陸宰實爲其僚晁好飲而敢爲初亦相得久益厭乃杓鑿不謀世堅捕邑胥羅致其罪欲劾奏之先對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發檄晁歸府見之卧內命妾以杯酒酌之頗道初意之謬謂人實浸潤非我也晁唯唯謝因歷歷囑後事且諉其與它僚同任責既而曰沙世堅武人性直沒許多事一句是一句知縣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對曰百辟豈敢怨太尉但心裏有此忤忤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發郵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遂終于家一言輕發橫挑黥夫之辱晁固不無罪也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充爲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

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漆無餘往往玉石混
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揚誠齋二詩
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并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
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
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
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
鴻溝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
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大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
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
倫擬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
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
集乃亦作宣字亦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
同疑亦傳複虜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
如何

金鯽魚

今 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
貴游多鑿石爲池寘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
肯言或云以闌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
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又別
有雪質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魚文采尤可觀

曦之歸蜀汲湖水浮載凡三巨艘以從詭狀瑰麗不止二種惟抗人能餌蓄之亦挾以自隨余考蘇子美詩曰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則承平時蓋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張賢良夢

張賢良君悅成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 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 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媿地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

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為 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幸 賜號洞微先生蔡條 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復紀所履既奇崛道幽顯事益涉於誕惟掉頭祿豢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為可稱其在 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蔡元長使遷於善而弗聽也 徽祖嘗召之入禁籞 顯肅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紙于袖曰

陛下它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
乾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
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
時坐鑑下記憶臣語日做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
者上竦然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詔尚方庀
工鑑成進御而老志歸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
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歎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
億中不足奇而能棄已所嗜納君於正斯可嘉也
剡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程史卷第十二

程史卷第十三六則

相臺岳珂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
後見跋卷迺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
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會館遂遣
二子滋濟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
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
一日携笏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
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

批官人
之人當
作州

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
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
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
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
鑄為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
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
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
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闈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攜
紙白竒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
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

批已前
明以范
涉事乃
劉元城

批幼子
即秋房
也實名
治

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毋曾啟問
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
神我聞此書又欲見摹本尚爾况其真輟君清俸登
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
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疇
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網手驅
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哭春冰上汶
南節士居危邦志刻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遠堯舜
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詎應如許
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

批寧志
作安

有神蟬蛻顏揚端逼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
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曾蟠萬
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
千金不當疇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八
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
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
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
快足以吊此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峻
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飲罷
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鈎真墨本當

批此當
作二期
黨作下

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棲戍樓拾遺不逢東道主
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烟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抽
窟老色上面權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
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
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刑章下
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
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橫生
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為
好刻此書裨廟筭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
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

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
班行子壽世科今爲鎮江外轄蓋方鄉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甚
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
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
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
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
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之世用而實物外難
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

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
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
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
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
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
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二
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
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
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

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
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
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
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騫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
徐方御辰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
風降故宫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
以踣反袂空漣而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
以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
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

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
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
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
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
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
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大倫牝晨司禍
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
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述在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
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
象八曰朱光編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

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
本絲絲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
柔道牽九曰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不落
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若
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六哉精
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
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
常師刪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
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

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
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
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
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
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
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
灑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
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十
五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

批此者
看破處

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
能安十六日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
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
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躡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
為我焚其書十七日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羣材因心
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
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溥風
反淪喪擾擾胡為哉十八日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
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

批辭嚴
義正

批謂勤
學讀書

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者多見惡逾探
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
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九日哀哉牛山木斤
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
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日玄天幽
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
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辯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
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馳騁今
古劉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

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不得撰杖履以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 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廼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 熙寧間上王荊公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黷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 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

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任元受啓 批任有小醜集行於世後又有淵聖外遊疏文二道

秦檜秉權寢又植黨締交牢不可破 高皇淵嘿雷

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于外

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

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丞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

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

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雖稱

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汚我霜臺賴公雪耻輒陳
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
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
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
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
為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
誅糾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
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
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願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
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廡之

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
已憎踈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
止於子孫而為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
除吏方當守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
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
其孫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
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之
朱雲之請劔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
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
功務曲全於體兒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

批胡邦衡斬槽
疏後不
期復有
此文不
可以儆
誦讀之
自是一
篇四六
諫書耳

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
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
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
民望明日張瞻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
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
惟九重之委任寔隆故四海之責望允備願言彈擊
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
稱鷓鴣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
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
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

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譎語諒非方正
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 上
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瞻落盡言其助也
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爲之序仕亦不大顯
余先君手抄其啓雜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 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
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
攜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鱗貌制作
奇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

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瓊餘
神爽泛絕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
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又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
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
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葉葉一見色動掀髯歎咤以
爲至寶客又有憶誦澠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闕
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
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觀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
受教一償百萬錢雷者擇非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
村貢之上方大瑞某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

信李顧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客爲平章莫能定余
覺葉意知其有厲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中字皆
歷歷可數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
徽惡余姑謂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人
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爲余曰誠然琴何以爲唐物
衆譁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 本
朝爲 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
其旁點爲字不成蓋今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正元
前 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此理是蓋
爲贗者徒取燕談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熟於用而

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曰是猶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彊薄酌頓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遇諸塗頽而過之今都人多售贗物人或賸媿隨輒取羸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爲近厚此與攫晝何異蓋真敝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

多用之

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于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怨憑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字固聖門下第盡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

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頰曰如之何何必改充
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撫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
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
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頰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絕特
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程史卷第十三

程史卷第十四五則

陳了翁始末

相臺岳珂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爲右司員外郎曾文
肅敬之欲引以附己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
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
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爲我書且曰郊息
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日
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待于賓次朱
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它

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
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
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爲
元祐淺見單閔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
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
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泰州鄒道鄉
在西掖救之不從 上臨朝謂文肅曰瓘如此報恩
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 朕道不中
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愧謝初議竄徙韓文定爲首
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更

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 諺乃薄余謂前輩名節
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者公牘百載而下讀之
凜凜有生氣余非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
壯它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
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
喜所以爲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百世之
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
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
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
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 神考之志壞 神

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 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 上閣下試讀之別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 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 君者不亦大乎効之速者尤在於邊費 熙

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 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稟事聞閣下之言指尚書省爲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

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為得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毋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

瑾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
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
於閤下也閤下深思而已瑾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
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閤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表
蓋與此互見始末驚諛立懦不厭屢書也正彙是似
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陣圖詩

瞿唐灩澦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
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歸然歷千古獨
存識者謂其有神護 紹興中蜀士有哈汝礪者持

憲節來治于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
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爲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
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
郝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
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
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
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卧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
入鞭箠蛇盤虺翼飛鳥翔四正四竒公所壘當時二
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
宵遁常騎豕海中僊人丈二履相與往來透玉趾笑

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曾胃江頭風波幾劇蕩
斷岸奔峯俱披靡陽侯鏖戰三峽怒祗此細石吹不
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中矺矺何
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竒癩見之斂袂
三嘆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抵君不見
風后英謀儘竒詭龕定蚩尤等蜂蟻漢大將軍親閱
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千相角倚西羗茸茸落
牙齧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
著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
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

狝猴坐御床孰眎天王出居汜既不能蹠穿膝暴秦
玉扉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
地淋漓流血髓心隨羨它安晉温太真壯它霸越會稽蠶
八年嫪戀心飽妻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
髮離離未心浴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
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諳委二廣二矩
及二甄春秋心所書晉所紀况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
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合是愚者蔽此圖
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為前距狄笑之制
勝於茲亮其豈尔朱十萬破百萬第顧方略何如耳

批逆雜
謂麟倪

嗟我去國成月老渺渺赤心馳玉宸可憐阿任財女
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欲泛吳
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艤胡為於此
久留滯細雨打篷愁不睡剽聞逆雛犯淮泗 陛下
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
黍直射六百步虜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獠猴太癡絕
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先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洗
洗君不見 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
聞獻馘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
先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
風竒癩眼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迺翁醉醒聊作竹
枝曲乞與欵乃歌巴耆喻三嶋人 靖康初為祠部
外郎偽楚之俗集議祕省簪弁恠憎喻獨捫其鄰曰
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號有集
十四卷它詩文峻恠捫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
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 王師北伐有 詔發鎮江總司緡
錢七十萬犒淮東軍命官宣 旨軍前宣臺檄余往
時鑿旗深入未有所底傳聞叵測人皆懼行文移

甚余不敢辭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
 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
 白雲之思惻然悽動至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
 獨餘軍學宣聖一殿巋然瓦礫中余謂宣參錢温父
 廷玉方病卧一板門上在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衽
 相顧浩歎遂至金城海舟之行雙桅舞風舷幾入水
 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洪澤龜山至盱泗招
 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据城而高城不甃址以
 石北望中原無龍斷焉樓之下為廳事後有屋三楹
 榜曰金蘭堂方積等充棟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書

批買疑
 作秦

不知虜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浙一監當
 衙宇耳虜法簡便大抵如此聞之淮人云此乃承
 平遺規南渡以後州郡事體始增侈既涉淮迄事
 歸而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
 或無半體為之潛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
 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驕貫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
 餉者復幸不折閱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強而受
 之人旦莫給飯二盃沃以炊湯多弃之道復負重暑
 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磬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
 近地多智莽亦或赴死其間每憩馬一汲輒得文身

之皮浮于桶面間以井滿不可及余暍甚不復能勺
徒勺酒烹雞而薦之既還南徐官下以蘊熱飲惡下
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中所作詩篇為錄曰北征
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歷暇日回思少年氣銳直前
不懾者為之心折因書梗槩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為大殿兩旁皆荆榛瓦礫
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上石甃洞作兩
門中為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
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于笈中以歸殿

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
今和州土碼碯也和之產 紹興間始剖山得之不
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纏絲承
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
出隱柱而觀燁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為余言唐
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
龜趺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
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
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
或謂影之見為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殿柱聞郭

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度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虜守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顛墜者曰是一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爲備符離一尉游徼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餉軍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吏多道匿無與俱者尉鳴鼓餉者盡奔而奔則出于木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三將無覺者

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廟之刹爲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宿聞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芟積清野待砲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卻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芥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薙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卑窪處草以浸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饑遂先潰二軍不能反皆掃營去攻塗自蘄縣歸入城少

憩而虜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半縣門發
屋者皆桀石以投入我軍幾殲焉大酋僕撒字童者
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啓豐端執以
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
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衆之
命乎倬憮然頷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毆下
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
柰何執以與虜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寧使速
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斂之俊邁有二馭者忘
其名實在旁不能掬泣而逃虜既得俊邁折箭爲誓

啓門以出二將猶勦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至
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璃泉猶傳呼揚
揚自若倬蓋招撫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文
欲繫以歸于宣臺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滅
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使它日 朝廷欲勿行
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倪
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者
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客
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宣也繫而歸之其聞
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謫湘

湖間意泯熄矣居亡何有 旨命大理正喬夢符即
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永寧
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寃丘樞訊焉
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寧脊黥流海島倬
之弟僕輕佻人也好大言聞永寧得罪而怒實不知
其事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曰
平反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爲君地
不如姑已僕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寧于道
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弃市從者
皆論極典汝翼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匿

軍帑之罪籍其家貲俊邁家賜宅予官時倪猶帥揚
上親灑宸翰慰安之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
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曰岳監倉在否爲我謝之愧
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罷遂謫南康
嘉定更化與僕俱流嶺南貲產隨所在沒入之僕蓋
又儀真喪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爲建康
副帥在廬輕財勇往遷池不數旬即出兵於艱難中
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力戰獨以一
諾罹禍汝翼嘗爲九江帥刻剝無藝軍士甚貧者日
課履一雙軍中號爲李草鞋其遷馬帥也船發琵琶

批鞠是
逐真

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
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鞠賊罪兼旬而竟僅
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虜逃歸者云見倬
邁尚在虜蓋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追莫可致
詰倪倬僕皆棣杲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
溢進不知量隕其家聲云

程史卷第十四

程史卷第十五八則

相臺岳珂

淳熙內禪頌

中興三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
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
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
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贍蔚典麗余甲戌歲在
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
上帝簡在宋德誕集大命于我藝祖厥初造
草昧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淳頤沈顛靡所底定其

孰躋之繫 我是恃寧濡 我躬俾即于夷塗匪位
 之懷 我圖我民匪天 我私惟 我有仁 八聖
 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
 羨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 甚盛德使之橫
 絕今古焜燿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
 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 天步用艱犬羊外陵
 狗鼠內訐民間莫居皇網就淪惟我 高宗克宏濟
 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 灑掃函夏復壽 炎錄
 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
 舒曾靡是居俾 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 壽

皇紹大歷服 聖謨無所事改慮 我則闡之俾益
 光 聖治無所事改爲 我則熙之俾益昌 志靡
 一不繼 事靡一不述 我與問寢明星在天 我
 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愛 用家人禮祀越二十
 八曾靡間厥肇 思篤于親爰釋 大位 高宗神
 孫伊我 聖子 我是用禫 先後惟一軌皇乎休
 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樽麻繩書不可攷也已義圖
 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
 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媯首出帝典重華
 是仍亦以授禹由妣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

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洛水滋傲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微以悴于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躡萬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媯變而妙惟械于位塵塵釋厥負乃若為天子

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

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

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

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

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

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揆不朽矧

今宏休軼于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

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

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

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

營義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疏之瀹之齊其不
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
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爲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
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皇皇
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
惟千泯泯焚焚曾莫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
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躡之
視我 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 天仗宵嚴 彤
廷曉蹕穆穆 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 玉
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大

寶界我 聖子 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于權
蓋居乃功釋焉不居惟 壽皇之公 壽皇之公其
孰發之念我 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
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爲誰
繫我 壽皇 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
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閑閑 聖
子重暉如 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
孰委弗源念我 高宗允遜孔艱匪 高宗是懷
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于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
其酋旣貸矧彼羣醜吾 子吾 孫吾士大夫毋刻

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
 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
 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
 高宗啓我 壽皇爰及 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
 式克至今 藝祖 高宗 壽星之心匪時匪今振
 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 帝開明堂百辟
 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訛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
 舊章貽我垂拱勛迫大老乃禫于華華逮陟方俾夏
 津厥家孰如 高宗及我 壽皇與齡方昌而遠晦
 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

孰如 我皇惟德崇崇 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
 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 皇上治
 益底厥極 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斃萬姓謳歌于室
 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各員作序其後謂元次
 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
 之世以詩頌為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
 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
 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
 獻鮓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
 文之士亦不出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

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 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彌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大夫或慕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

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爲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竒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太息等語嘗游 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况階薦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黨禍稍解天下吐
氣鄧洵武為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為
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
丞者曰緡成都人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陛
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
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荆
公喜薦于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
之緡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之語洵武蓋其子
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
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獻

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為條
例司所駁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廢
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為人臣尚不忘
其父上為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誠能以此為上
別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至
色愀然亟俞之於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
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
分而為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人而列
于右者皆指為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之上密
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武

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胎
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亦
厭之綰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綰操心頗僻
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夫
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
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
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諱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
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

批所欠
作不免

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
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元
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
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
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艮議命

蜀有揚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
知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
珞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
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
夫年壬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
者莫加焉目曰劔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它火惟
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爲火而履於木木實生
火火且自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
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今乃遇之非已成矣且其月辛
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
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
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
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鑪輔萬物一橐籥孰可

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爲沈
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
其用弗可一陽將萌豈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
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鄉祖洽來
餉軍興檄吳江表丞部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
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
壬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爲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
前說因以爲擬良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韓比
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旣而
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表近歲以薦者改秩爲宰蓋

方晉未艾也

獻陵疏文

欽廟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
天下歸其仁 炎興中天 八駿志返高景山初以
訃聞 朝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
時爲下僚率中原搢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
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
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闋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駟哀
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
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

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
請上帝矧茲二紀喪我 兩君義不戴天扣九關而
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
龍象之馭恭惟 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
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爲生靈已
深露蓋之嗟更劇輶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熏
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睿
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常聞
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
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

批二疏
文甚奇
傳讀之
令人感
泣真可
謂筆端
有口者

僊馭賓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 大
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淵冰脫羣生於塗炭皇
天降割裔土告終萬乘墨練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
素咸聲義帝之冤自憐踈迹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
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
名為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
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
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啓
珂固嘗書之義不忘 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也
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

時方身縻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雖前
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脩水經焉 元祐尚書李公擇常

居其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
士第為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氏死
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
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醜敬子
預坐間言及歲薦事寮屬咸起囁嚅帥曰郡有賢儒
為師措詎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無功

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
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幕之左昏夙塔閉
之不時軍士以爲病請于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旣
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謹叟不服上之府帥亦
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
遁去城闔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擅去官守有 詔
免所居官敬子旣歸躬鋤耨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
今彝制爲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
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 嘉定辛
未 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
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黃潛善

曰潘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 朝懼越其分請
得以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
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晦庵朱先生在建陽敬子
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
聲旣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
乃在山上驛書聞 朝廷 徽祖爲之側席時方得
燕兵端釁日侈 上心向闡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
曰大觀善星之異張商英勸 朕畏天戒更政事雖

復作輟 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
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
實以不害聞 天意遽回六月 詔天下起免夫錢
圖卒固燕黃驥遷戶部侍郎 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
鼎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 綱撤備納寇皆其為
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媵阿患得之心蓋已
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三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侍在
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撻者一日

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
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慙慙真以為
卧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
過見之于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
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行
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耶陳景俊為隨軍漕
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
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
知所聞為不誣也倬既潰于符離僕又敗于儀真自

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灑傳師爲法曹好譴適
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
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
錢東巖之門不佞佞顧宦督府嘗欲舉以使虜而不
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程史卷第十五終

長無
相忘

程史五与无陳文東批點
昔歲獲者安易為予藏宗
元年之始惟缺与七之九九三
与古年適違比三与若滬市
亟歸歸審之即比書原帙
蓋板本既回而牧齋藏

印亦相符合時經十年地
睽千里何遇合之奇耶予
有宋刊与行格迥殊關
端無批語己未二月二十六日
重裝於滬屬寒窗倚枕
寫記



